
法國的人文教育

謝清俊摘錄

法國數學家巴斯卡(Pascal, Blaise, 1623-1662)說：「人是一根脆弱的蘆葦，但人又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。」

啟蒙時代以來，法國出現許多像巴斯卡這樣的大師級人物。像提出「我思，故我在」的數學家笛卡爾、法學家孟德斯鳩、既是歷史學家又是詩人的伏爾泰、愛彌爾的作者盧梭、提倡自由思想與無神論的狄德羅、一直到近代存在主義的沙特...等等，這許許多多的文學家、數學家、音樂家，常常也同時是哲學思想家，讓近代法國在哲學思想上成果輝煌。

這輝煌的過去奠定了法國近代人文教育的傳統。即使在考試中，我們也可以看到哲學的影響力。

法國的高中畢業會考，通常在6月中旬，簡稱**bac (baccalaureat)**。大學錄取是依據高中畢業考試成績。有的大學有自己的專門考試，稱為**concours**。法國的高三分文、理、經濟科。每科的作文考試都有三題，三題中可以選一題作答。兩年前法國高中畢業會考其中一科的作文題目是：

哲學是否可以獨立於自然科學？

人的自由是否受勞動的必要性所侷限？

我們能否說服他人接受一件藝術品是美的？

去年的題目則是：

文科一

一、「我是誰？」這個問題能否以一個確切的答案來回答？

二、能否說：「所有的權力都伴隨以暴力」？

三、試分析休謨論「結伴欲望和孤獨」一文的哲學價值。「『結伴』是人類最強烈的愿望，而孤獨可能是最使人痛苦的懲罰。」

經濟科一

一、什麼是公眾輿論能承受的真理？

二、「給予的目的在於獲得」，這是否是一切交流的原則？

三、試分析尼采論「罪行與犯罪」一文的哲學意義。作者在文中提出問題：輿論在了解了犯罪動機和作案具體情況後，即能遺忘錯誤。這種現象是否有悖倫理原則？

理科一

- 一、能否將自由視為一種拒絕的權力？
- 二、我們對現實的認識是否受科學知識的侷限？
- 三、試分析盧梭論「人類的幸福、不幸和社交性」一文的哲學含義。盧梭說：「我們對同類的感情，更多產生於他們的不幸而不是他們的歡樂。為共同利益聯繫在一起的基礎是利益，因共處逆境團結在一起的基礎是感情。」

這樣的考題，可不是空穴來風的。在法國，哲學的地位與法語、數學和物理這些主課不相上下。根據法國教育部頒發的大綱，哲學課的目的是要「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，並建立理性分析座標以領悟時代的意義」。

法國普通中學的學生升入高中以後，就開始分科上課，根據個人的愛好和專長選擇文科、經濟科或者理工科。但是無論是哪一科的學生，上了三年級，哲學都是必修課，文科的學生每周要上 7 個小時的哲學課，而經濟科和理工科的學生也分別要上 4 個和 3 個小時的哲學課。

平常老師們怎麼進行哲學教學呢？有的老師依照主題選文章，比如以「真理」、「正義」、「美」這些主題，來讓學生作討論；也有的老師選不同的哲學家來討論。每個老師的教學方法不同，怎麼進行是老師決定的。

法國教育當局為了避免填鴨式教育，不讓學生為了應付考試死背大綱，所以高中會考的題目一向都很靈活，不會出一些瑣碎的問題。這些考題沒有一定的標準答案，甚至連哲學家之間也沒有共識。

曾經有個非常有名的例子：在 1992 年前後，考題中有一題只有「風險 (le risque)」兩個字。結果，有一位學生的回答是：「就像這樣！」在法文中，只有三個字 (C'est comme ca!)。

這位考生的確是冒著極大的風險這麼作答，這可能是深思熟慮後的回答，也可能是耍賴的開玩笑，我們無法判定，但結果是：這名考生得了十八分（相當於台灣的 90 分）！

看來，閱卷老師是願意欣賞的。

全世界大概就是法國在高中開始，就實施哲學課程。法國內部曾經有反彈的聲浪，理由是-這樣作太菁英教育了，不是每個人都能瞭解深奧複雜的哲學理論。

1990 年代前後，哲學課程瀕臨廢除的邊緣。以德希達 (Jacques Derrida) (註) 為首的一群哲學家，認為「其實不是哲學課程太難，也不是一般人不

懂，是不會教的問題，也就是說，問題出在教學方法上。」他們認為，高中哲學課是「不會教」的問題，而不是「太難、不好懂」的緣故。當時，他們為了證明這件事，這群哲學家親自到高中教哲學，並拍成錄影帶，公開放映！

結果，事實證明，真是那些中學的哲學教師不會教哲學，而不是哲學思辯只屬於某一小群菁英。後來，高中哲學課程還是被保留下來。

哲學課程能夠產生的具體影響是什麼？

去過法國的朋友會知道，「哲學咖啡館」在法國大行其道。有些街頭普通咖啡館，每週固定開闢專門的時間（一般不超過兩小時），聘請一兩位主持人，組織咖啡館的客人探討哲學問題。經常組織哲學討論的咖啡館在巴黎有三十多家，在法國全國有二百多家。

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巴黎第四區巴士底獄廣場的「燈塔咖啡館」。這裏是「法國哲學咖啡館協會」的總部，這裡定期出版《哲學咖啡館月刊》，報導各地哲學咖啡館的活動情況。每個哲學咖啡館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每次參加討論的咖啡客從十幾人到幾十人不等，這裏面既有教師和大學生這樣的知識份子，有來自企業的職員和工人，也有剛從菜市場出來的家庭主婦。

通常討論開始之前，主持人首先徵求參加者的意見，確定一個討論題目。題目可大可小，有虛有實，比如「我們愉快嗎？」、「你認識自己嗎？」、「人們必須永遠說真話嗎？」、「寂靜是否是靈魂的音樂？」等等。

客人們你一言我一語，圍繞著選定的題目自由發表看法。主持人適時幽上一默，或者引用一句名言警句，起個穿針引線的作用。討論到興致勃勃的時候，客人們往往不是叫一杯咖啡，而是大聲招呼服務生「夥計，拿紙筆來！」，以便記下稍縱即逝的思想火花。

也許有人會覺得法國人如此熱衷於哲學，活得會不會太累？其實，正如一位哲學咖啡館的參加者在討論關於「愉快」的題目時所說的：「能在生活中當個重要的人固然是愉快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當個愉快的人。」

註：德希達，解構主義大師，在 1967 起發表了「言語和現象」、「書寫語學」、「寫作與差異」幾篇論文，奠定了解構哲學的方向。

資料來源：

- 1、人民網站翟華「法國人人都是哲學家」、遠流博識網聊齋討論版。
- 2、感謝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陳健宏、台灣留法學生小威、法國朋友 **Florance**，提供的寶貴意見。